

白樂天文集卷之二十三

書

與吐蕃宰相鉢闡布勅書

勅吐蕃宰相沙門鉢闡布論與勅藏至省表及進奉
具悉卿器識通明操行精潔以為直實合性忠信立
誠故能輔贊大藩叶和上國弘清靜之教思安邊陲
盡篤斐之心令息兵甲既表卿之遠略亦得國之良
圖况朕與彼蕃代為甥舅兩推誠信共保始終覽卿
奏章遠叶朕意披閱嘉歎至于再三所議割還安樂



秦原等三州事宜已具前書非不周細及省來表似未指明將期事無後艱必在言有先定今信使往來無壅疆場彼此不侵雖未申以會盟亦足稱為和好必欲復修信誓即須重畫封疆雖兩國盟約之言積年未定但三州交割之後尅日可期朕之衷情卿之志願俱在於此豈不勉歟又緣自議三州已來此亦未發專令使者贊普來意欲以再審此事故遣信臣往諭誠意即不假別使更到東軍此事已後應緣盟約之事如其間節目未盡更要商量但與鳳翔節度

使計會此已處分令其奏聞節道路作遙往來甚易頗為便近亦冀速成更待要約之言皆已指定封疆之事無使改移即漢蕃俱遣重臣然後各將成命事關支遣理賞分明想卿通才當稱朕意曩者朕鄭叔矩路泌因平涼盟會沒落藩中比知叔矩已亡路泌見在念茲存歿每用惻然今既約以通和路泌合令歸國叔矩骸骨亦合送還表明信誠謙諒在此其論與敦藏等尋到鳳翔舊例未進表函節度不敢聞奏自取停滯非此稽留昨者方進表函旋令召對今便

服遣更不遲回仍令與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徐復
及中使劉玄璨等同往其餘事宜已具贊一書內卿
宜審於謀議速副誠懷兼有少信物賜卿具如別錄
至宜領也冬寒卿比平安遣書指不多及

與詔義軍將士勅書

勅詔義軍節度下將士等卿等久在行營乍無主將
而士旅輯睦軍壘安寧足彰守正之心尤見盡忠之
節以此歎曠勞於寢興孟元陽是朕信臣為國良將
威略可以攝兇孽慈和可以牧師人累著忠勤克諧

朕命為其主帥必副群情况卿等同嫉姦邪又困貪
暴宜以仁賢之帥撫卿忠義之軍靖思元陽無出其
右今授元陽檢校尚書右僕射充卿等當道節度使
勉同王事以慰朕懷烏重胤特効忠誠深宜獎擢今
便授河陽節度使兼御史大夫故令宣慰並宜知悉

與茂昭書

勅茂昭五日興至省所奏今月十八日大破賊衆一
萬七千人并擒斬收獲訖者具悉卿親率勁兵誓平
妖寇竭股肱之力中有奇謀勵父子之軍前無強敵

故能深入賊境大破克捷殺傷既多俘獲亦廣具詳
奏報備見忠勞眷矚之懷發於寤歎將士等各懷勇
烈同念寇讐激於衆心致此殊効况荷戈於炎暑之
際奮身於鋒刃之間永念于茲未嘗暫忘故令宣慰
宜並悉知之

與昭義節度親事將士等書

勅昭義軍節度下親事將士等盧從史受恩至重負
國至多衆所不容追令赴闕朕以悞曾任使貴全始
終今則止於貶官此蓋曲從寬典朕以卿等抱忠懷

義朕所素知頃以詣營同事從史三軍一體俱是王
臣既不相干又能自効朕方憂賞以酬功勲何至不
安有此疑懼必恐從史已追之後元陽未到之間卿
等當營乍無主將或被外人扇誘今衆意憂疑勢使
之然事非獲已朕雖在此遠有軍情料卿本心必無
此意况元陽勤儉恤下寬厚愛人又在河陽甚近澤
潞元陽臧否卿等會諳以卿忠義之軍故擇仁賢之
帥已有詔示宣諭元陽若到行營一無所問乃至衆
將士口亦令優卹安存卿復何憂必得其所况昭義

將士艱難以來。保守忠貞。未嘗虧失。天下稱歎。卿亦自知。又卿父母妻兒家田墳墓。一物已上。並在潞州。頃刻之間。豈忍便棄。朕之此語。卿宜細思。各相勉諭。同保順計。元陽已合。到彼卿等。便敢元陽指麾。想卿等心必副朕意。故令宣慰。宜並悉知。

與恒州節度下將士書

勅成德軍節度下將士等。朕以王者之道。與物無私。若違命執逆。則固有容捨。若知非改悔。則無不含弘。不窮無告之人。不塞自新之路。頃屬姦臣。佞史謀構。

異端。致使恒陽。隔於恩外。六郡之地。昔廢農桑。三軍之人。並懼鋒鏑。每一念至。中心惘然。今卿等繼獻表章。遠輸誠款。省承宗之勤懇。難阻其情。思武俊之功勞。不能無念。况事因註誤。而理可哀矜。今已降制書。各從洗雪。承宗仍復舊官爵。克恒與深。趙德。隸六州。觀察使成德軍節度使將士等官爵。實封並宜仍舊。待之如初。卿等各宜叶力同心。知恩感德。共保終始。稱朕意焉。故令宣慰。宜並知悉。

與吐蕃宰相尚綺心兒等書

勅吐蕃宰相尚綺心兒等論恩諾悉至省表并進奉
具悉卿等才器特茂識略甚明仗義立身資忠事主
上佐贊普下康黎元以尋盟納款為謀繼好息人為
請是卿上策吐朕中心每覽表章輒用嘉歎朕與彼
蕃國代為舅甥日結恩信自論盟會頻歷歲時常欲
速成以為永好雖誠明之內彼此無疑而言約之間
往復未盡今故略收來意重示所懷想卿通明當所
鑒悉河隴之地國家舊封論州郡則其數頗多計年
歲則沒來甚近既通和好悉合歸還今者捨而不言

豈是無心愛惜但務早成盟約所以惟言三州則沒
於彼者甚多歸於此者至少猶合推於禮讓豈假形
於言詞來表云此三州非創侵襲不可割屬大唐來
具此本不屬蕃豈非侵襲所得今是却歸舊管何引
割屬為詞去年與論勅藏來即云覆取進古贊普便
請為定今兩船使至又云此之小務未合首而論之
前後既有異同信使徒煩來去雖欲速為盟會其如
無所適從靜言二三固不在此若論和好即今各無
侵軼已同一家若議修盟即須重定封疆先還三郡

若三郡未復兩界未分。即是未定封疆。憑何以為要約。彼若吝惜小事。輕易遠圖。未能脩盟。且務通好。至於信使一往一來。但令踈數得中。足表情意不絕。彼有要事。即令使來。此有要事。亦令使往。若封境之上。小小事意。但令邊頭節度兩處計會商量。則勞費之間。彼此省便。前般蕃使論悉。言贊至緣盟約事。大須審商量。未及發遣。後使雖是兩般所論。只緣一事故。今相待。今遣同歸。在於日時。亦未淹久。所送鄭叔矩及路泌神樞及男女等。並已到此。良用惻然。厚贈遠

歸。深嘉來意。其劉師成元。非劉闢子姪。本是成都鄰人。已令送還。本貫其餘事。目並。在贊普書中。卿等宜審叅量。以副朕意。使回之日。可備奏聞。今遣燕御史中丞李銍及中使與回使同往。各有少信物。具如別數。至宜領之。秋涼。卿等各得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與新羅王金重熙等書

勅新羅王金重熙。金獻章及僧冲盡等。至省。表燕進獻及進功德。并陳謝者。具悉。卿一方貴族。累葉雄材。仗忠孝以立身。資信義而為國。代承爵命。日慕華風。

師旅叶和邊疆寧泰况又時修職貢歲奉表章進獻
精珍忠勤並至功德成就恭敬彌彰載覽謝陳並用
嘉歎滄波萬里雖隔於海東丹慙一心每馳於闕下
以茲嘉尚常屬寢興勉私始終用副朕意今遣金獻
章等歸國并有少信物具如別錄卿母及妃并副王
宰相以下各有賜物至宜領之冬寒卿比平安好卿
等比得宜和官吏僧道將士百姓等各加存問遺書
指不多及

代王佖答吐蕃北道節度論贊勃藏書

奉勅

大唐朔方靈鹽豐等州節度使檢校戶部尚書寧塞
郡王王佖致書大蕃河西北道節度使論公麾下遠
辱來書兼蒙厚貺慰悚之至難述所懷國家與彼蕃
代為舅甥日洽恩信雖云兩國實若一家遂令疆場
之臣得以書信相問况麾下以公忠之節雄勇之才
翊佐大邦經略北道佖蒙制命守在邊陲慰望之情
一二難盡皇帝以贊普頓遣和使懇求通好凡此邊
鎮皆奉朝章但令慎守封陲不許輒令侵軼至於事
理彼此宜然且如党項久居漢界曾無征稅既感恩

德未嘗動搖然雖懷此撫循亦聞闕彼財貨亡命而去獲利而歸但恐彼蕃不知大為党項所賣其中亦聞誘致事甚分明不能縷陳計已深悉今請去而勿誘來而勿容不失兩境之歡不傷二國之好在於誠為小事於彼即是遠謀幸履坦途勿遵邪徑今聖上德柔四海威及萬方雖外國蠻夷尚皆率伏况中華臣妾敢有不恭豈假彼蕃欲相借助誠愧辱意終訝過言承去年出師討逐迴紇其間勝負此亦備知不勞來書遠相示及所蒙寄贈並已檢到似為邊鄙守

常規馬及胡瓶依命已授其迴紇生口緣此無此例未奉進上不敢便留今却分付來人至彼望垂檢領有少荅信具如別數幸恕寡薄也初秋尚熱惟所履珍和謹因譯語官馬屈林恭迴不具他白

補逸書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葛伯荒怠敗禮廢祀湯專征諸侯肇徂征之湯若曰格爾三事之人遠于有衆啓乃心正乃容明聽予言咨先格王有彝訓曰祿無常荷荷于仁福無常享享于敬惠乃道

保厥邦覆乃德殄厥世惟葛伯反易天道怠棄邦本
虐于民慢于神惟社稷宗廟罔克尊奉既山川鬼神
亦靡禋祀告曰罔犧牲以供俎羞予畀厥牛羊乃既
于盜食曰罔黍稷以奉粢盛予惟厥稼穡乃困于仇
餉今尔衆曰葛罪其如予聞曰為邦者祇奉明神撫
綏蒸民二者克備上克保厥家邦吁廢于祀神震怒
肆于虐民離心頃繩契以降暨于百代神怒函民叛
而不顛隕者匪我攸聞小子履以涼德欽奉天威肇
征有葛咨爾有衆克濟厥功其有傲師從戒車乘敬

君事者有明賞其有罔率職罔戮力不斃命者有常
刑明賞不僭常刑無赦嗚呼朕告汝衆君子監于茲
欽哉懋哉罰及乃躬不可悔

神怒一字
無承字

與南詔清平官書

勅南詔清平官段諾突李附覽爨何棟尹輔首段谷
普李昇傍鄭蠻利等段史倚至知異牟尋喪逝朕以
義重君臣情深軫悼卿等哀慕所切當何可任又知
開勸繼業無人輸誠奉教蒸黎咸乂封部獲安皆是
卿等同竭忠謀佐成休績永言及此嘉慰良深勉終

令圖以副遐矚今遣諫議大夫兼御史中丞段平仲
持節冊命開勸想當悉知卿等各有所信物具如別
錄至宜領之春寒卿等各得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與迴鶻可汗書

皇帝敬問迴鶻可汗夏熱想北任適可汗有雄武之
姿英果之略統制諸部居長一方纂承前修繼于篤
好故得邑落蕃盛士馬精強連挫西戎永藩中國况
嚮風之義每勤於朝聘事大之敬常見於典章動皆
由衷言必合禮朕所以深嘉忠款遐想風規至於宸

興不忘歎矚勉弘令德用副誠懷達覽將軍等至知
其馬數共六千五百匹據所到印納馬都二萬匹共
計馬價絹五十萬匹緣近歲以來或有水旱軍國之用
不免闕外今數內且方圓支二十五萬疋分付達覽
將軍便令歸國仍遣中使送至界首雖原數未為盡
足然來使且免稽留貴副所須當悉此意頃者所約
馬數蓋欲事可久長何者付絹少則彼意不充納馬
多則此力致勞馬數漸廣則欠價漸多以斯商量宜
有定約彼此為便理甚昭然况與可汗禮在往來義

存終始親鄰既通於累代恩好益厚於往時所以萬里推誠期於一言見信遠思明智固體朕心其東都太原置寺此令人犯御當事緣功德理合精嚴又有彼國師僧不必更勞人檢校其見撚振勿施郵達于等今並放歸所令帝德將軍安慶雲供養師僧請往外宅又令骨都祿將軍克檢按功德使其安立班次放歸本國者並依來奏想宜亦悉今賜少物具如別錄內外宰相及判官摩尼師等並各有賜物至宜准數分付內外宰相官吏師僧等並存問之遺書指不

多及

初授拾遺獻書

五月八日翰林學士將仕郎左拾遺臣白居易頓首頓首謹昧死奉書于

旒扆之下臣伏奉前月二十八日恩制除授臣左拾遺前充翰林學士者臣與崔群同狀陳謝但言忝冒未吐衷誠今者再黷宸嚴伏惟重賜詳覽臣按六典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庭諍其選甚重其秩甚卑

所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則惜其位身
貴則愛其身惜位則偷合而不言愛身則苟從而
諫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遺之選所以卑其秩者使位
未足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其選者使上不忍負恩
下不忍負心也夫位未足惜恩不忍負然後能有關
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
此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由是而言豈小臣愚劣闇
懦所宜居之哉况臣本鄉里豎儒府縣走吏委心純
滓絕望煙霄豈意聖慈擢居近職每宴飲無不先及

每慶賜無不先霑中廐之馬代其勞內厨之膳給其
會朝慙夕惕已逾半年塵曠漸深憂愧彌劇未伸微
効又擢清班臣所以授官已來僅將十日食不知味
寢不遑安惟思粉身以荅殊寵但未獲粉身之所耳
今陛下肇建皇極初受鴻名夙夜憂勤以求治理每
施一政舉一事無不合於道便於時故天下之心顯
顯然日有望於太平也然今後萬一事有不便於時
者陛下豈不欲聞之乎萬一政有不合於道者陛下
豈不欲革之乎候陛下言動之際詔令之間小有遺

關稍闕損益臣必密陳所見潛獻所聞但合聖心裁
斷而已臣又職在禁中不同外司歆竭愚衷合先陳
露伏希天鑒深察赤誠無任感恩欲報懇切屏營之
至謹言

與金陵立功將士等勅書

勅浙西立功將士等朕自臨寰宇已再逾年以志懇
收萬人以恩信馭百辟動必思於邇隱靜無忘於遠
幸庶乎別致小康寔興大道也李錡因緣爲亂、
官常包藏禍心素懷暴境之性彰露凶德忽、

之聲朕念以宗枝務於容貸諭以迷復卒無悛心而
乃保界重江竊弄凶器抵捍朝命驅脅師人背德欺
天亂常干紀蜂蠆之毒流于郡縣犬彘之行肆于閭
門惡稔禍盈親離衆叛人神共棄天地不容卿等忠
憤聞彰義勇潛發變疾風雨謀先鬼神中誰赤心前
臨白刃率其膂力死于軍前擒其兇魁生致于闕下
廓千里之氛氣濟一方之生人誠感君親義激臣子
臨危見不奪之節因事立非常之功予嘉乃誠一念
三嘆至於圖勞懋賞詢事策勲各有等差續當處分

故先宣慰宜並悉知冬寒卿等各得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與驃國王雍羌書

勅驃國王雍羌卿性弘毅勇代濟貞良訓撫師徒鎮寧邦部欽承王化思奉朝章得睦隣之善謀秉事大之明義又念愛子遠赴關庭萬里納忠一心稟命誠信彌著嘉想益深今授卿檢校太常卿并卿男舒難陀那及元佐摩訶思那等二人各授官告往至宜領之此所以表卿勲勤申朕恩禮敬授新命永為舜

臣勉弘今圖以副遐矚另有少信物具如別錄想宜知悉也冬寒卿比平安官吏百姓等並存問之道書指不多及

白樂天文集卷之二十三

白樂天文卷之二十四

書

與元九書

日月居易白微之足下自足下謫江陵至于今凡枉
贈荅詩僅百篇每詩來或辱序或辱書冠于卷首皆
所以陳古今歌詩之義且自叙為文因緣與年月之
遠近也僕既受足下詩又逾足下此意常欲承荅來
旨粗論歌詩大端并自述為文之意摠為一書致足
下前累歲已來牽故少暇間有容隙或欲為之又自

思所陳亦無出足下之見。臨紙復罷者數四，不能成
就其志。以至于今，今侯罪潯陽，除盟櫛，食寢外無餘
事。因覽足下去通州日所留新舊文二十六軸，開卷
得意，忽如會面。心所畜者，便欲快言，往往自疑，不知
相去萬里也。既而憤悱之氣，思有所洩，遂追就前志，
勉為此書。足下幸試為僕留意一省。夫文尚矣，三才
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
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
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

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賢聖，下至
愚騷，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群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
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
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
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
易交。於是乎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氣泰，
憂樂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
理者，揭此以為大柄，決此以為大寶也。故聞元首股
肱，明良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則知

夏政荒矣。言者無罪。聞者作戒。言者聞者莫不兩盡其心焉。洎周衰秦興。採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導人情。乃至於諛成之風動。救失之道缺。于時六義始刊矣。國風變為騷辭。五言始於蘇李。蘇李騷人。皆不遇者。各繫其志。發而為文。故河梁之句。正於傷別。澤畔之吟。歸于怨思。彷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未遠。梗槩尚存。故興離別。則引雙鳧一鴈為喻。諷君子小人。則引香草惡鳥為比。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于時六義始缺矣。晉宋已

還得者。蓋寡以康樂之奧博。多溺於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於田園。江鮑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之例者。百無一二焉。于時六義漸微矣。陵夷矣。至于梁陳間。率不過朝風雪弄花草而已。噫。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捨之乎。顧所用何如耳。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也。雨雪霏霏。以愍征役也。棠棣之華。感華以誼兄弟也。采采芣苢。草以樂有子也。皆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離花先委露。別葉乍辭風之什。麗

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故僕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已。于時六義盡去矣。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勣有感興詩十五首，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篇，至於貫穿今古，覩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然揆其新開安石壕潼關吏蘆子聞花之門，章朱門須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什。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僕常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食

輟哺，夜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嗟乎事有大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陳於左。右僕始生，其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有指無字之字示僕者，僕雖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十其試而指之不差，則僕宿習之緣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歲，便學為詩，九歲諳識聲韻，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瘡，手肘成胝，既壯而膚革不豐盈，未老而齒髮早衰，白瞥瞥然如飛蠅垂珠在

眸子中也。動以萬數。蓋以苦學力文所致。又自悲矣。家貧多故。二十七方從鄉試。既第之後。雖專於科試。亦不廢詩。及授校書郎時。已盈三四百首。或出交友。如足下輩。見皆謂之工。其實未窺作者之域耳。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是時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屢降璽書。訪人急病。僕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手請諫紙。啓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

詠歌之。欲稍稍進聞於上。上以廣宸聰。副憂勤。次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豈圖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聞而謗已成矣。又請為左右終言之。凡聞僕賀雨詩。而衆口籍籍。已謂非宜矣。聞僕哭孔子詩。衆面脉脉。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太率如此。不可徧舉。不相與者。號為沽名。號為詆忤。號為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戒馬。乃至骨肉妻孥。皆以

我為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不過三兩人有鄧魴者見僕詩而喜無何而魴死有唐衢者見僕詩而泣未幾而衢死其餘則足下足下又十年來困躓若此嗚呼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之意不欲使下人之病苦聞於上耶不然何有志於詩者不利若此之甚也然僕又自思關東一男子耳除讀書屬文外其他懵然無知乃至書畫棊博可以接群居之歡者一無通曉即其愚拙可知矣初應進士時中朝無總麻之親達官無半面之舊策塞步

於利足之途張空拳於戰文之場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入衆耳迨升清貫出交賢俊入侍冕旒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亦其宜也日者又聞親友間說禮吏部舉選人多以僕私試賦判傳為準的其餘詩句亦徃徃在人口中僕靦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娉倡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又足下書云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間有題僕詩者復何人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衆樂娛他賓諸妓見

僕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
栖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
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僕
詩者此誠雕蟲之戲不足為多然今時俗所重正在
此耳雖前賢如淵雲者前輩如李杜者亦為能忘情
於其間哉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僕是何者
竊時之名已多既竊時名又欲竊時之富貴使已為
造物者肯兼與之乎今之述窮理固然也况詩人多
處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蹇嗣至亂李白孟

浩然輩不及一命窮悴終身近日孟郊六十終試協
律張籍五十未離一太祝彼何人哉彼何人哉况僕
之才又不逮彼今雖謫佐遠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
四五萬寒有衣飢有食給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謂
不負白氏之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僕數月來檢
討囊中得新舊詩各以類分分為卷首自拾遺來
凡所適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訖元和因
事立題題為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諭詩
又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閑居知足保和吟翫情性者

一百首謂之閑適詩。又有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歎詠者，一百首謂之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一百韻至兩韻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凡為十五卷，約八百首。異時相見，當盡致於執事。徵之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僕雖不肖，常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為雲龍，為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不去也為霧豹，為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故覽僕詩，知僕之道焉。其餘雜律詩，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親朋合散之際，取其釋恨佐懽，今銓次之間，未能刪去。他時有為我編集斯文者，略之可也。徵之夫貴耳賤目，榮古陋今，人之大情也。僕不能遠徵古舊，如近歲常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閑澹，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蘇在時，亦未甚愛重。

必待身歿然後人貴之。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至於諷諭者，意激而言質，悶適者思澹而詞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合所愛者並世而生，獨足下耳。然千百年後，安知復無如足下者出而知愛我詩哉？故自八九年來，與足下小通，則以詩相戒，小窮則以詩相勉。索居則以詩相慰，同處則以詩相娛。知吾最要率以詩也。如今年春遊城南時，與足下馬上相戲，因各誦新艷小律，不雜他篇。自皇子陂歸昭國里，迭吟遞唱。

不絕聲者二十里餘。樊李在傍，無所措口。知我者以為詩仙，不知我者以為詩魔。何則？勞心靈役，聲氣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富美景，或花時宴罷，或月夜酒酣，一詠一吟，不知老之將至。雖騷鷺鶴遊蓬瀛者之適，無以加於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與足下外形骸，脫蹤跡，傲軒昂，輕人寰者，又以此也。當此之時，足下興有餘力，且與僕悉索還從中，詩取其尤長者，如張十八古樂府，李二十新歌行，盧揚二秘書律詩，竇七元八絕句，博搜精

掇編而次之號元白往還詩集衆君子得擬議於此者莫不踴躍欣喜以為盛事嗟乎言未終而足下左轉不數月而僕又繼行心期索然何日成就又可為之歎息矣又僕嘗語足下凡人為文私於自是不刃於割截或失於繁多其間妍蚩益又自感必待交友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後繁簡當否得其中矣况僕與足下為文尤患其多已尚病之况他人乎今且各纂詩筆粗為卷第待其足下相見日各出所有終前志焉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見在何地雖然而至則如之何微之微之知我心哉潯陽臘月江風苦寒歲暮鮮歡夜長無睡引筆鋪紙悄然燈前有念則書言無次第勿以繁雜為倦且以代一夕之話也微之微之知我心哉樂天再拜

荅戶部崔侍郎書

侍郎院長近於戶部牒中奉八月十七日書具承康寧喜與忤并及別觀手翰訪叙綢繆何春好勤勤若此之不替也幸甚幸甚首垂問以鄙况不足云蓋默然兀兀委順任化而已次垂問以禮氣除舊日疾外

雖不甚健亦幸無急疾矣。次垂問以月俸。月俸雖不多。然量入以為用。亦不致凍餒矣。又垂問以舍弟渠從事東川。近得書且知無恙矣。終垂問以心地。此最要者。輒稟柴言之。頃與閣下在樂苑。日每規矩之暇。匡牀接枕。言不及他。常以南宗心要互相誘導。別來開獨。隨分增脩。比於曩時。亦似有得。靜中無得。無可寄言。來書云。粗示可乎。斯不可矣。又知兵部李尚書同在南宮。錢蕭二舍人移官。閒食之暇。數獲晤言。每話舊遊。輒蒙見念。此蓋君子久要之心。不為榮顯合

散增減耳。而不佞者又何幸也。然自到潯陽。忽已周歲。外物盡遣。中心甚虛。雖賦命之間。則有厚薄。而忘懷之後。亦無窮。通用此道。則頽然自是。又或杜門隱居。在何地。身是何人。雖鴈鳥集於前。枯柳生於屋。不能動其心也。而况進退榮辱之累耶。又思頃者。按確論時。亦嘗有言薦於執政者。云心與迹若相戾。道與名不兩立。苟有志於道者。若不幸於外。是幸於內。猥蒙歎賞。猶憶之乎。今之身心。或近是矣。過思此語。熟省

初心求仁得仁又何不足之有也前月中長兄從宿
州來又孤幼弟姪六七人皆自遠至日有糲食歲有
菰米飢寒獲同骨肉相保此亦默默委順之外益自
安也况廬山在前九江在左出門是滄浪水舉頭見
香爐峰東西二林時時一往至如瀑水怪石挂風杉
凡平生所愛者盡在其中此又兀兀何事乎蓋自
適也今日之心誠不待此而後安適况無之者乎此
鄙人所以安又安適又適而不知命之窮者之正也
院長公望日重磨汰非遙仰惟勉勵名勿以鄙劣

為念

與濟法師書

月日弟子太原白居易白

濟上人侍右昨者頂謁時不以愚蒙言及佛法或未

了者許重討論今經典間未諭者其義有二欲面問

答恐彼此卒卒語言不盡故粗形於文字願詳覽之

敬佇報章以開未悟所望佛以無上大慧觀一

切衆生知其根性大小不等而以方便智方便法故

為闡提說十善法為小乘說四諦法為中乘說十二

因緣法為大乘說六波羅密法皆對病根救以良藥
此蓋方便教中不易之典也何以若為小乘人說大
乘法心則狂亂狐疑不信所謂無以大海內於牛迹
也若為大乘人說小乘法是以穢食置於寶器所謂
彼自無創勿傷之也故維摩經總其義云為太醫王
應病與藥又首楞嚴三昧經云不先思量而說何法
隨其所應而為說法正是此義耳猶恐說法者不隨
人之根性也故又法華經戒云若但讚佛乘眾生沒
在罪苦不能信是法破法不信故如此非獨慮說者

不能救病亦懼聞者不信沒入罪苦也則佛之付囑
豈不丁寧也何則法王經云若定根基為小乘人說
小乘法為闡提人說闡提法是斷佛性是滅佛身是
說法人當歷百千萬劫墮諸地獄從佛出世猶未得
出若生人中缺唇無舌獲如是報何故以眾生之性
即是法性從本已來無有增減云何於中分別病藥
又云於諸法中若說高下即名邪說其口當破其舌
當裂何以故一切眾生心垢同一垢心靜同一靜眾
生若病應同一應眾生須藥應同一藥若說多法即

名顛倒何以故為妄分別拆善惡法破一切法故隨
基說法斷佛道故此又了然不壞之義也又金剛經
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又金剛三昧經云皆以一味道終不以小乘無有諸
雜味猶如一雨潤據此後三經則與前三經義甚相
戾也其故何哉若云依維摩詰謂富樓那云先當入
定觀此人心然後說法又云不觀人根不應說法夫
以富樓那之觀人心又必奉如來為大弟子尚未能
觀知人心况後五百歲末法中弟子豈盡能觀知人

心而後說法乎設使觀知人心若彼發小乘心而為
說大乘法可乎若未能觀彼心而率已意說又可乎
既未能觀默默然不說又可乎若云依義又依語則
上六經之義互相違反其將孰依乎若云依了經義
則三世諸佛一如善法皆從此六經出孰名為不了
義經乎况諸經中與維摩法華首楞嚴之說同者非
一也與法王金剛三昧之說同者亦非一也不
可過舉故於二義中各舉三經此六經皆上人掌所
講讀者今故引以為問必有甚深之旨焉今且有人

忽問法於上人上人或能觀知其心或未能觀知其心將應病與藥而為說耶若同一病一藥而為說耶若應病與藥是有高下是有雜味即反法王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發無上所說之罪報矣若同一病一藥為說必當說大乘大乘即佛乘也若讚佛乘且不隨應心且不觀即反維摩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使衆生沒在罪苦矣六者皆如來說如是是眞語實語不誑語不畏語者今隨此則反彼則則逆此設有問者上人其將何法以對焉此其本論者

一也又五陰者色受想行識是也十二因緣者無明行行縛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病苦憂悲苦惱是也夫五陰十二因緣蓋一法也蓋一義也略言之則為五詳言之則為十二雖名數多少或殊其於倫次轉遷合同條貫今五陰中則色受想行識相次而十二緣則行識色入觸受相緣一則色在行前一則色次行後王序之既不類逆倫之又不同若謂佛次第而言則不應有此雜亂若謂佛偶然而說則

不當名為國緣前後不倫其義安在此其未諭者二也上人耆年大德後學宗師就出家中又以說法而作佛事必能研精二義合而通之仍望指著於翰墨蓋欲藏於篋笥永永不忘也其餘疑義亦續答問居易稽首

與微之書

四月十日夜樂天白微之微之不見足下面已三年矣不得足下書款二年矣人生幾何離闊如此况以膠漆之心置於胡越之身進不得相舍退不能相忘

牽率乖隔各欲白首微之微之如何如何天實為之謂之奈何僕初到潯陽時有熊縛登來得足下前來病甚時一禮上報疾狀次叙病心終論平生交分且云危懼之際不暇及他唯收數帙文章封題其上曰他日送達白二十二郎便請以代書悲哉微之於我其若若是乎又睹所寄聞僕左降詩云殘燈無焰影憧憧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起坐閣風吹面入寒牕此句他人尚不可聞况僕心哉至今每吟猶惻惻耳且置是事略叙近懷僕自到九江已涉三載

形骸且健。方寸甚安。下至家人。幸皆無恙。長兄六夏。自徐州至。又有諸院孤小弟妹六七人。提挈同來。頃所牽念者。今悉置在目前。得同寒煖。飢飽。此一泰也。江州風候稍涼。地少瘴癘。乃至蛇虺蚊蚋。雖有甚絺。湓魚頗肥。江酒極美。其餘食物多類北地。僕門內之口。雖不少。司馬之俸。雖不多。量入儉用。亦可自給。身衣口食。且免求人。此二泰也。僕去年秋始遊廬山。到東西二林間。香爐峰下。見雲水泉石。勝絕第一。竟不能捨。因置草堂。前有喬松十數株。修竹千餘竿。青蘿

為牆。援白石為橋道。流水周於舍下。飛泉落於簷間。紅榴白蓮。羅生池砌。大抵若是不能殫記。每一獨往。動彌旬日。平生所好者。盡在其興。唯思歸。可以終老。此三泰也。計足下久不得僕書。必加憂望。今故錄三泰。以先奉報。其餘事况。條寫如後。云云。微之微之作。此書夜正在草堂。中山窓下。信手把筆。隨意亂書。封題之時。不覺欲曙。舉頭但見山僧一兩人。或坐或睡。又聞山猿谷鳥。哀鳴啾啾。平生故人。去我萬里。瞥然塵念。此際暫生。餘習所牽。便成三韻。云憶昔封書與

君夜金鑾殿後欲明天今夜封書在何處廬山菴裏
曉燈前籠鳥檻猿俱未死人間相見是何年微之微
之此夕我心君知之乎樂天頓首

與劉蘇州書

夢得閣下前者在手札數幅無惠荅憶春草報白君
已下五六章發函披文而後喜可知也又覆視中書
有攘臂痛拳之戲笑與忤會甚樂甚樂誰復知之因
有所云續前言之戲耳試為留聽與閣下在長安時
合所著詩數百首題為劉白唱和集卷上下

事具其詳中

去年冬夢得由禮部郎中集賢學士遷蘇州刺史冰
雪塞路自秦徂吳僕方守三川得為東道主閣下為
僕執駕十五日朝觴夕詠頗極平生之歡各賦數篇
說年而別歲月為得行復周星一往一來忽又盈篋
試知老就冗長為少年者所嗤然吳苑洛城相去二
三千里險此何以啓齒而解頤哉嗟乎微之先我去
矣詩賦之功者非夢得而誰前笑相荅彼此非一彼
一我之可乎此亦非利不行但止交綏未嘗失律然
得貴之或為策之篇多因被唱此和中得之他人未

嘗能發也所以輒自愛重今復編而次焉以附前集
合前三卷題此卷為下遷前下為中命曰劉白吳洛
寄和卷自大和六年冬送夢得之任作始居易頓首

代書

廬山自陶謝洎十八賢已還儒風綿綿相續不絕貞
元初有符載楊衡輩隱焉亦出為文人其讀書屬文
結草廬於巖谷間者猶一二十人即其中秀出者有
彭城人劉軻軻開卷慕孟軻為人秉筆慕揚雄司馬
遷為文故著翼孟三卷蔡龍子十卷雜文可餘篇而

聖人之昔作者之風雖未臻極往往而得予在潯陽
三年軻每著文輒來示予予知軻志不息異日必能
跨符揚而攀陶謝軻一旦盡賈所著書及所為文訪
予告行欲舉進士予方淪落江海不足以發軻事業
又慮病無心力不能徧致書於臺省故人因掇紙引
筆寫胷中事授軻且曰予到長安持此札為子謁集
賢庾三十二補闕翰林杜十四拾遺金部元八員外
監察牛二侍御秘書蕭正字蓋田楊立薄兄弟彼七
八君子皆予文友以予愚直常信其言苟子今不我

欺則子之道庶幾光明矣又欲使平生故人知我形
體已卒志氣已憊獨好善喜才之心未死去矣去矣
持此代書三月十三日樂天白

白樂天文集卷之二十四